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学青年教师

王摩诘带着内心的困扰来到西藏，每天忘情于拉萨郊外高洁隐秘的自然风光，专注于内心的形而上的感受，引起同校藏族混血女教师维格的注意。在维格看来，王摩诘虽非寺院的修行者，但其精神气质与寺院僧人几无区别。维格介绍王摩诘认识了马丁格，两人无话不谈，经常一起去寺院拜访马丁格，就在两人似乎进入了恋爱关系时，维格却发现王摩诘早已身陷虐恋行为，西藏并未完全治愈他的历史创伤。

让我们坐下来想一想

——读长篇小说《天·藏》

文\本刊特约撰稿 解玺璋

很 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奔跑，疯狂的奔跑。我们在失去信仰的时候，竟把速度当成了信仰。我们沉迷于速度所带来的某种快感和满足，以至于刚出生的孩子，都不能让他输在起跑线上。

急匆匆行走在街上的人群，曾被我们当作现代性的标志，象征一个充满竞争而有生气的社会，现在，它已被一再提速的列车所取代，从轻轨、高铁，直到磁悬浮，一路高歌猛进，不怕快，就怕不快。

高速度带来了大发展，社会财富爆炸式增长并快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不仅经济总量增长迅猛，已有取代日本，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趋势。而且，世界富人榜上亦多见中国面孔。

但是，如果问一下，我们过得如何？是否幸福？是否快乐？是否有意思？怕是很少有人能够回答。

发了财的，顾不上想；受着苦的，没力气想；更多的人则不愿意想，但求平安，得过且过，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想又何益？

然而，还是应该想一想，想想我们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出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今天不想，迟早也会想，拖得越久，所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宁肯的《天·藏》就是他多年思与想的结晶，并且启发读者也去思想。

现在有些作家称自己是码字儿的，小说都是“码”出来的。宁肯应该不是，他的小说是“想”出来的。他是一位肯于思想的作家，他的作品带有鲜明的思辨色彩。他的小说“想”得很多，也很深，其中甚至对思想本身也进行了思考和质疑。

主人公王摩诘在小说里就是一个以思考为其存在方式，并善于思考的人，他曾在大学里教哲学，后来，为了追寻生活的意义，他作为志愿者来到西藏，成为拉萨附近一所中学的教员。在这里，他没有放弃思考，而是展开了他的思考。应该说，西藏原本就是一个容易使人静思的地方，小说开始时，最先出场的不是王摩诘，而是另一个人物马丁格。

从不同的角度看，马丁格是雕塑，雪，沉思者，他的背后是浩瀚的白色的寺院，雪仿佛就是从那里源源不断地涌出。寺院年代久远，曾盛极一时，它如此庞大地存在于同样庞大的自身的废墟中，并与废墟一同退居为色调单纯的背景。

在我看来，马丁格与王摩诘在小说中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一种类似于贾宝玉和甄宝玉式的关系。当然，马丁格还是一个独立的人，而不仅仅是王摩诘的影子。他来自法国，曾是研究分子生物学的学者，他的父亲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怀疑论哲学家，母亲是个画家，老师是1965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雅各布，20年前，正当他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在老师雅各布的引领下将要登上科学巅峰的时候，一次假期的喜马拉雅之行却改变了他的内心构成，使他转向了东方的佛教。

王摩诘的思考指向这样几个方面：首先，他希望找到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并不以占有和消费为目的，却也能获得快乐和幸福。他不能认同五光十色的消费场景，在一年一度的沐浴节上，他为了不让维格失望而赴约，却很难融入他们的喧闹之中。他远远地坐在篝火的一边，既不喝酒，也不抽烟，一个朋友玩笑似的说：“肯定也不嫖……那你——每天都干什么？”他回答：“没事，就是等着。”

维格说他：“你不觉得你一个人这样很可笑吗？”事实上，他在独处中获得了一种精神的自足，也表现出一种精神的优越感。对他来说，等着只是一种姿态，就像他在发现自己的菜园被人毁了之后，也只能无声地静坐或枯坐一

样，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与对方的某种张力，不使其消失。也就是说，在有些时候，不说比说的效果还要好，不说，对方便不能解脱，说了，反倒可能就解脱了。

这种沉默式的静思在小说中成了王摩诘独特的形象标志，我思考，所以我存在，在他这里，生活与哲学已完全融为一体了，这一点很像古代哲学家，苏格拉底或者孔子，他们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深刻的哲理，探讨与生活有关的问题，并为人们如何才能生活得更好提出意见和建议。

王摩诘使哲学回到了古代，甚至回到了人类最原初的时候，他观察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在水边玩，他把自己的鞋放在水中，过了一会儿，鞋顺水漂走了，这引起了他的好奇，把另一只鞋也放在水中，结果也漂走了。作者说，他的思考就是从这里进入了西藏的本质。很显然，这部小说所要表现的并非西藏，而是王摩诘将西藏内心化的过程。

马丁格通过自身的追求和努力，找到了安放灵魂的栖息地，他是安详的，也是平静的；王摩诘也在进行这种努力，就像马丁格的父亲曾以佛教能否解决“我们该怎样生活”质问他一样，王摩诘每每时时刻刻都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并设法解决。

其实，作者并不认为王摩诘应该止于静思，甚至满足于静思，他希望王摩诘能够正视被静思所遮蔽的内心的恐惧。所以，他特意安排了于右燕出场。如果没有于右燕，王摩诘几乎已经确认自己是新人了。但作者不想放过他。他在菜园被毁之后写道：“没有什么比超出想像的暴力对王摩诘这种喜欢思考也善于思考的人更具有一种嘲讽的效果了，以致王摩诘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一点愤怒都没有，只有震撼，只有难以置信，只有瞠目结舌。”他揭穿了王摩诘们的静思内省往往不是主动的选择，而只能是恐惧心理笼罩下的被选择的真相。但他并没有就此罢休，他继续写到，在于右燕面前，特别是在她的庄严制服面前，王摩诘最终暴露了他的受虐倾向，而这只能是恐惧心理内化的结果。

于是，王摩诘的思考也不可避免地指向这个方面。在这里，他的思考与马丁格父子的对话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对怀疑论哲学家来说，对话是寻求理解和沟通，对王摩诘来说，思考则意味着救赎和解脱。这种救赎既是针对着精神的，也是针对着身体的。

维格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实际上，就某种意义上而言，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围绕王摩诘而安排的，他是一个时代的隐喻，也是小说的核心。他的思考在其内心焦虑、耻辱、恐惧、困境的挤压下实际上已经变形和异化。

由此可见，他的救赎和解脱就不仅仅是个人的静修和冥想所能解决的，维格参与了对他的救赎。白天，马丁格父子进行宗教与哲学的对话，夜晚，她与王摩诘进行晦涩的身体对话。一度，他们就要获得成功了，如果说王摩诘先前的爱是无主体的，他丧失了主体，那么，在维格身边，那一刻，他朦朦胧胧地感到了主体的需求，似乎也找到了主体。这时，他听见自己混乱地变形地大喊：“维格，快，快，强暴我！”可是，在维格的历史经验里，爱是不能与强暴划等号的。

这是非常真实而又深刻的一笔。维格拒绝了王摩诘，不是拒绝他的爱，而是不能接受他所背负的沉重的历史包袱，以及他对生命的冷酷。王摩诘后来选择了出国，生命对于他是开放的，他能否摆脱历史暴力的阴影并最终得到幸福和快乐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直在努力地探求，始终不放弃，这才是最可宝贵的。 [图]



《天·藏》 宁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0年6月

谈一场惊世骇俗的恋爱

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 略萨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年11月

略萨这个名字，在城市阅读群里，几乎成为一个可以相互识别和归属的密码，他暗喻：惊世骇俗。他个人的故事精彩之至，且绝不让别人执笔写他的故事。这一点他和日本的太宰治有些相像。

他的个人史曾经被拍成电视连续剧，而且收视率甚高。是的，这就是那部著名的《胡利娅姨妈与作家》。这部以结构怪异著称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几乎忠于作者自己的记忆。十八岁那年，正念大学的略萨，在舅舅家里遇到舅妈的妹妹胡利娅。

彼时，胡利娅已经二十八岁，她离异，有漂亮的外貌和风情的装扮，总之，在那个小镇上，胡利娅所到之处，必然会有口哨声和制造误解来接近的男子。

正因此，胡利娅每每外出便带上天真活泼的略萨，说些什么呢，苦恼，以及应对的方法。总有一些交流涉及到内心，十八岁的略萨用温暖的肩膀让胡利娅觉得生活又有了一缕光亮。然而，故事并没有朝着王子公主的方向发展，接下来的曲折制造了一个世界名著。略萨的父亲对这段莫名其妙的恋情采取了围追堵截的方式。据说，那个要面子的父亲手持一款左轮手枪满大街地找这对不伦男女，声称要枪决了他们。正值逆反的年纪，略萨在朋友的帮助下，和胡利娅私奔，办了结婚登记。然而那个持枪的父亲找不到儿子，竟然找到了胡利娅的姐姐，也就是略萨的舅妈，当着舅舅和舅妈的面宣布，胡利娅是他们家不受欢迎的人，并限令她四十八个小时以内离开秘鲁。虽然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但是，胡利娅还是受不了如此种种的曲折，同意离开秘鲁，和略萨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自然，世俗生活中的感情，常常经不住时间的打磨。不久，略萨的父亲便缴枪投降，同意这个伦理失常的儿子和胡利娅同居。而又过不久，略萨兄情感的沙漏开始外泄，他喜欢上了胡利娅姐姐的女儿，也就是他的表妹帕特里西娅。真不好意思，那又是一个情窦初开的故事，这位不通世事且热情异常的表妹，彼时不过十五岁。胡利娅姨妈冷静地提出离婚，至此，一段惊世骇俗的爱情结束。

一九七七年，略萨的《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发表后不久，便成为超级畅销书，刺眼的标题和大胆的书写，使得该书被盗版多次，像一首乡村俚曲般，这部作品进入了大街小巷。后来这部作品被一影视公司看中，胡利娅听说这个消息，写信给略萨，提出抗议，然而她根本阻止不了影视公司的商业运作，随后，同名电视剧热播，引起收视狂潮。一些媒体像寻找生鸡鸡蛋的母鸡一般，找到了已经再次结婚又离婚的胡利娅。这让她感觉无比伤感，于是，她找来了电视，一阵猛看。发现了，编剧中大量的情节夸张和失实。为了对略萨进行反驳，她写了一本《作家与胡利娅姨妈》一书，竟然，一时间，她成为了畅销书作者。

这段轶事颇费笔墨，但是，它给了作家略萨无限的营养。一直到了六十岁的时候，每每忆念起自己的姨妈胡利娅，他仍然充满了温情。略萨的一生写作了大量的从个人的经验史出发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用独特的视觉将略萨自己切开，呈现了一个单纯又复杂的人性切口，让所有读者阅读后叹息不已。

然而，时间渐渐抹平了一个男人的感情伤口。终于，2010年10月19日，巴尔加斯·略萨赢得了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他从一场惊世骇俗的恋爱出发，越走越远。略萨用个体的经历证明：切开自己，将疼痛的世界写出来，便是最好的。 [图]